

哲學論戰

葉青編

辛鑿書店出版

1935

哲學論戰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葉青	
發行人	張明德	上海海甯路三 德里四十五號
發行所	辛墾書店	上海三海里 上路
印刷所	中華印書局	上海寶成裕 都坊上路
經售處	辛墾書店及各埠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弁　　言

我編這本『哲學論戰』，有幾點須得說明。

第一，我底用意在保存哲學史料，以供參考。所以然的，因為這個論戰，意義重大。連科學玄學那個小小的論戰，都出了兩部集子。而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也出了幾大本專號。何況在思想本質上和時代意義上都與「五四」文化運動（實即一種哲學論戰）同等的哲學論戰呢？所以它底文字應該保存。這便是我編這本『哲學論戰』的主意。

第二，因為這樣，所以收入的文字，只要問它關不關於論戰，並不問它在論戰中站在那一面。而這種集子，也應該收入雙方面底文字。所以反對物質論、辯證邏輯而主張觀念論、形式邏輯的，和反對觀念論、形式邏輯而主張物質論、辯證邏輯的，都收入了。只是張東蓀收入於他編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中的，我就不收入。而他沒有收入的，我就收入。讀者把這兩部書一齊買，那便完全了。

第三，張東蓀未收入的文字，在反對物質論、辯證邏輯而主張觀念論、形式邏輯的，因其量少，遂不加選擇地收入。另一

方面底文字，曾稍加選擇。但不能說凡是未收入的，即是選擇掉了的。實則有些是已付排，因篇幅太多而抽出。並且根本上就有好多雜誌找不着，我所找得的非常有限，特別在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一九二八年以後到一九三〇年這些期間中過雜誌，找得的很少。就是一九三一年到現在的，亦有不完全之感。真正要蒐集，是一個浩大的工作，現在辦不到。這些缺陷，留在以後慢慢來補。

第四，除收入的外，沒有收入的和已被張蓀東編入『唯物辯證法論戰』中的，只要我見着，有根據的，就列入哲學論戰文獻中，弄成一個一覽表和索引表，附在本書後面，以便參考。這也是一點點保存哲學史料過意思。將來，如果續有發現，並有機會編『哲學論戰續編』時，當加入那表去。並且現在未收入的文字，將來也想法收入。只有十分無保存必要的，纔不必收入。

第五，本書分上下兩卷，係就論戰中各種文字所站過立場而分的。不用說這立場只有兩個。但在兩卷中，又以文字底性質不同而分幾組。上卷三組；下卷三組。各組內過次序，沒有從理論上去分，而以發表底先後作次序。哲學論戰文字一覽表和索引表，那就完全以發表底先後作次序了。這些，意思亦取乎史料云耳。

第六，本書下卷原爲四組，第四爲『歷史之部』。因爲篇幅太多，所以把它抽出。同時，要說那些文字，不關於論戰，也說得去。但因爲排好了，只得另印成一書，把它題名『黑格爾』，附

入費爾巴哈。這對於論戰講來，也是一種很好的參考資料。

第七，本書在編輯之始，原擬附錄入幾篇文字。其中有『舊哲學底危機』和『爲甚麼我們不是和平主義者？』兩篇。這兩篇都是外國人作的。前一篇，見『時事彙編』第二卷第二十七期；後一篇，見『新地月刊』第一卷末期。可惜排印時，因篇幅已多，把它們割愛了。這是編者引爲遺憾的事。

第八，在文字中，有些不是論戰體，而只是一種解說、一種研究或一種宣傳。但我在廣泛的意義中把它們收入了。因爲從反對方面看來，那些也就有論戰底意義。至於真正的論戰體，我自己作的很多。但因爲已收入專書中去了，就概不收入，只編於文獻底一覽表和索引表中。所以若要睹旣保存的論戰文字之全豹，而明瞭這個論戰底全陣容，那末我底『張東蓀哲學批判』是不能不讀的了。

第九，本書收入的文字，對於其上所用過各種名詞，無論專門的和普通的，均一概仍舊。這雖有不便於讀者之處，然以種種原因，未加改變。我們向來用過幾個字，也未用以律人。只是符號（如『』和“ ”等）依照我底用法改了。同時，各雜誌上排印之誤，屬於文字方面而爲我們所確知的，也改正了一些。其不能確知的，則一概仍舊。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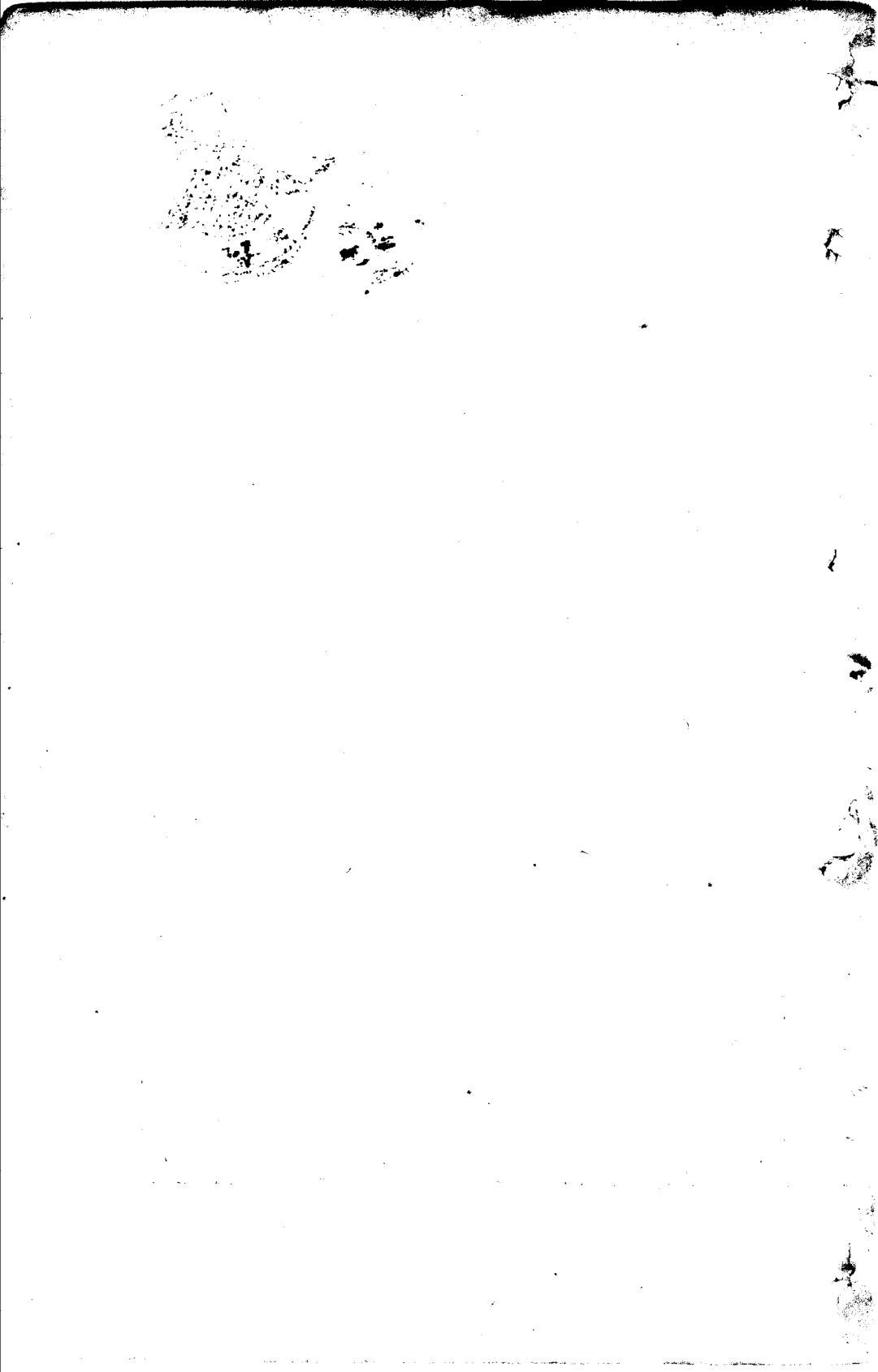
弁言.....	1
<u>上卷</u>	1
第一組.....	3
論未來的哲學——新唯物論(周輔成,『大陸』)	3
思想的論壇上幾個時髦問題(張東蓀,『新中華』) ...	40
第二組.....	61
辯證法的各種問題(張東蓀,『再生』)	61
辯證法與自然科學(陳範子,『大陸』)	72
運動的邏輯是可能的麼(張東蓀,『新中華』)	115
第三組.....	143
唯物論與物質(瞿菊農,『新月』)	143
我亦談談辯證法的唯物論(張東蓀,『大公報』底『現 代思潮』)	155
<u>下卷</u>	161
第一組.....	163
一個哲學的會話(如,『二十世紀』)	163

幾個哲學上的問題之商榷(祝伯英,『蜀青』)	193
✓ 新哲學底兩條戰線(葉青).....	205
第二組.....	227
相對主義與投機主義(青鋒,『科學思想』)	227
✓ 辭證法與進化論在歷史上及在理論上之比較 的研究——評胡適博士論辯證法(雷仲堅, 『新社會』).....	233
相對的真理與絕對的真理(李石岑,『新中華』)	264
辯證法與形式邏輯(李石岑,『讀書雜誌』).....	274
○ 自然科學與辯證法(張栗原,『新啓蒙』)	290
○ 讀李長之先生的『打倒八股式的唯物辯證法』 後(亮工,『評論之評論』)	304
均衡律與矛盾律(亦英,『東方雜誌』)	311
認識論中之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亦英,『東方雜 誌』).....	320
論矛盾諸規律(亦英,『東方雜誌』).....	328
○ 辭證法與生活(季同,『大公報』底『世界思潮』)	339
✓ 張東蓀底哲學——對所提出『辯證法的各種問 題』的駁復(秀俠,『現代文化』).....	344
形式論理與辯證法(范壽康,『安徽大學月刊』)	363
相反與矛盾(季同,『大公報』底『世界思潮』)	375
抽象作用與辯證法(艾思奇,『正路』)	380

辯證法的幾個難題之解決(姜瑜,『安徽大學月刊』)	396
○ 辯證法與自然科學——評陳範予先生(白亦民, 『現象』)	431
○ 對立的統一(李何明,『世界文化』)	408
形式邏輯還是唯物辯證法(鄧雲特,『新中華』)	447
○ 馬克斯經濟學理體系中的辯證觀點(張鳳閣,『清 華週刊』)	463
第三組	489
• 思維與存在(彭康,『文化批判』)	489
在科學前的唯心論與唯物論(青鋒,『科學思想』)	503
科學玄學底論戰與唯物唯心底論戰(青鋒,『科學 思想』)	516
▽ 唯物論的防禦戰(杜界之,『讀書雜誌』)	545
認識論問題(楊伯愷,『二十世紀』)	591
哲學中的主觀律與客觀律(亦英,『東方雜誌』)	621
論外界的實在(張岱年,『大公報』底『世界思潮』)	629
○ 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張季同,『世界思潮』)	638
哲學的兩個基本方向——觀念論與唯物論(范 壽康,『文哲季刊』)	651
○ 辨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張季同,『大公報』底『世界思 潮』)	684
現代唯物哲學的動向(蔣三徑,『申報月刊』)	697

編後.....	713
附錄.....	717
哲學論戰文字一覽表和索引表(葉青).....	719
✓ 答覆張東蓀之公開信(葉青).....	729

上 卷



第一組 一般之部



論未來的哲學——新唯物論

——質李石岑君——

周 輔 成

最近因為閒暇多，所以竟得讀到上海許多出版刊物的機會。自己因為是研究哲學的，所以每種刊物總是先看看有否關於哲學方面的文章。近看到『東方雜誌』新年號，有李石岑先生的『未來的哲學』一文，並及『新中華雜誌』創刊號上有一篇『相對的真理與絕對的真理』，使我讀後生了無限感想，我萬想不到李先生之主張竟變至如此地步了。我不以李先生之變主張為可惜，而以國內學術界之人望到如此趨勢，真為學術界前途耽憂！

李先生之二文乃連成一氣的，即『新中華』上一文，可說是『未來哲學』一文之補，即將論真理之一部份另寫一較詳之文。

此二文中直接告訴了我們以新唯物論的概念。我正苦坊間出的甚麼厚雜誌厚書籍，以晦澀難懂之文字高叫新唯物論的菜單以不給我們菜吃，今天李先生能用幾千字文字告訴了吾人一新唯物論之清楚概念，這是我們所不能不感謝的。不過，我們既知道了新唯物論之清楚概念後，便使我們不能不對新唯物論大失所望了。新唯物論原來是如此！彼以如此的內容，而要求導引我們的青年向前走，並將把牠視為人類智慧之果，這真使我們大為驚詫。

我願意抽點時間來消耗在這問題上面。今願就李先生之『未來的哲學』作一簡括之分析。

—

李先生在出題前，他告訴了我們一段到未來哲學之路。即好似未來哲學之到來，與過去及現代的哲學有因果之關係在其間。所以李先生將一八四〇年後之哲學史細細劃分。從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七〇年是一變，從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又是一變；一九〇〇年後又是一變；第一變，因“是英國資本主義確立時間，”所以反映到哲學，使“哲學全傾向於現實而反對形上學的研究。”第二變，是因資本主義發展又進一步，“反映到哲學上，便促進對自然界的進一步的研究和認識，因此哲學大半集中於認識論。”第三變，是因“資本主義已發展達於極度，但資本主義本身即自陷於種種矛盾而無法解決，因此反映到

哲學上，亦備呈矛盾與衝突之觀而無法解決。這便是所謂現代哲學。”李先生主張是如此。看後，我簡直不知李先生要如此劃分有什麼意義？難道以此即可證明了哲學之“必然的路徑”而可斷定未來的哲學麼？最莫明其妙的是：（一）言哲學之變遷，何以竟將資本主義之進展連在一起？我試問洛克（Locke）休謨（Hume）康德（Kant）已在十七八世紀注重認識論，竟視認識論為哲學問題之中心，難道彼時即就是資本主義發達了麼？再看文藝復興以後，倍根之注重現象界或自然界，難道彼時即是資本主義確立了麼？（二）進一步，且看李先生所謂：“一八四〇年的前後……費爾巴哈……另有一種驚人的發見，劃時代的發見，所以終於獲得了許多有力的批判者而結成豐碩的果實。”“一八四〇年是一切分裂矛盾對立的具體暴露時代，一切社會的乃至精神的混亂，在這年代之末，都作了一回的總清算。”難道我們不可說此時也是學術界最混沌的時候麼？須知黑格爾死後，政治經濟都呈混亂的狀態，這時並不是他的學說受了滅亡。寧可說他的學說暫時不得被人了解，所以此後一般粗淺無聊的東西反得社會的歡迎。就好似中國現在思想界，你對有一批青年說宋明哲學柏拉圖、康德等哲學，他却掩耳疾走，但你對他說一聲“唯物史觀”或“新唯物論”，他却洗耳靜聽。何以故？因為這些東西，使他不費頭腦，不費時間，只稍能費幾天或甚至幾點鐘的速功夫，便可搖身一變而為談唯物史觀的專家了。在這一切紛亂的環境內，一般青年又何樂而不

爲呢？所以現代青年都高叫哲學書可以不讀，而唯物史觀或新唯物論則不可不知。此正似西洋一八四〇年後之情形。我不知李先生曾以此時之費爾巴哈爲有“劃時代之發見”，“結成豐碩的果實”，到底何所指？須知此種風尚在某種社會內誠可流行一時，好似前兩年性博士之倡性交術，但在學術上却無絲毫價值的。李先生要想證明此種粗淺的東西要在哲學史上永遠比康德、黑格爾輩的位置更占重要，只有主張社會永遠是在混亂中。非然者那就要像一八七〇年頃政治經濟比較安穩的情形，大家高聲要喊“返於康德”“返於黑格爾”了。我在此並不是要主張返於康德或黑格爾，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政治社會一旦到了安寧境地，大家都有研究學問的功夫，青年都有求學的精神，則是像一八四〇年後的粗淺東西，決不會爲我們注目的。我們要說未來的哲學都要導源於此，都是以此一八四〇年後之哲學爲“重要的橋樑”，那簡直是誤看歷史，不明研究史學的方法了。又，(三)李先生謂現代哲學“亦備呈矛盾與衝突之觀而無法解決”，我真不知作何解釋？好在聽人說過李先生曾做過一冊『現代哲學小引』，我倒要問是指那幾派那幾人深伏有此種趨勢？他們所未曾解決而無法解決之問題，究竟是些什麼問題？李先生何以一字不提？此真使人茫然，老實說，據我們讀過哲學史的經驗，哲學上之根本問題，壓根兒就不會像科學上問題之解決法；個個哲學家都將哲學之根本問題解決過，但也可說個個哲學家都未將此根本問題解決。因爲哲學上問題之解决，

全憑各人之哲學系統；只要自己系統內不生相互矛盾之理論，則此哲學就算通得下去，就可自成一派；所以哲學史只見有若干派別而不見某時期有真哲學出現，某時期有偽哲學出現。因之，自來哲學史就是一些相同的問題在大家討論，雖是從此派之話得知被解決，彼派之話得知亦被解決，但實地只是在他的哲學系統內被解決。所以歷來哲學家攷察一派哲學之能成立與否，全看其能否自圓其說 (Self-consistency)，即在論理上犯不犯矛盾。如自己哲學不能自圓，在論理上說不通，則此派哲學即被洗刷去。我真不知李先生所謂現代哲學無法解決之間題，到底是指那些問題？是說他們不能自圓麼？抑是說從李先生的眼光看來，他們不能對付某種問題呢？如是前者，則要請李先生詳細寫出長文來，這倒是一件學術界光榮的事。不過我相信這是一件最不容易的事。因國人連了解西洋哲學之力量都還未充足，慢說得上有顯出光榮的批評。如是後者，則李先生乃是門戶之見，正如昔日柏拉德萊 (Bradley) 之攻擊詹姆士 (James)；羅素之攻擊柏拉德萊與柏格森 (Bergson) 一樣。這一點，根本不能說資本主義的矛盾之反映。因哲學上之糾紛，與哲學史本身俱存俱亡。哲學須有糾紛而後始有進步，自古以來哲學界就是如此情形。我們見到別派哲學不能滿人意急起而圖建一更完善之系統，此完全是吾人理智之努力，此與資本主義之進展風馬牛不相及。難道我們反對現代哲學是因為資本主義進展而後反對牠的麼？好似我們讀詩一樣，我們每讀一